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
0802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社會·邊疆社會

從前線到邊疆

新疆鳥瞰

新疆問題（民國18年）



大象出版社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0802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社會·邊疆社會

從前線到邊疆
新疆鳥瞰
新疆問題（民國18年）

老馬著

從前線到邊疆

目次

會戰	一
被圍	七
軍中	一四
留守	二一
海上	二六
赴渝	三二
返滬	四〇
逃亡	四九
邊疆	五七
傷心	七四

從前線到邊疆

一 會戰

盧溝橋事變後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二日，夕陽剛剛落下，晚星還沒有睜開她惺鬆的睡眼，全城的空氣忽然緊張起來。街上行人東張西望，鋪面的門板上得緊緊的。東家詢問西家，西家詢問東家。南城門口堆得人山人海，說是縣長親自張貼安民佈告：「各皆安居樂業，萬勿庸人自擾……」。

「我說鬼子不會來得這樣快。」幾個歪戴着帽子拖着鞋的人，自鳴得意。於是空氣又和緩了。

又緊張起來了。緊張得簡直像一鍋沸水。說是縣長貼了佈告就溜出城門去了。毛參議走到城門，還拖着長嘴脣，伏在某紳士的耳上，說了許多話。遊擊司令雖然出城時還是很神氣，不過政治專員却騎在馬上一直搖頭「呸，呸！呸，呸！」這是城北面傳來的機關槍聲。城牆上堆滿了人向北張望。城門口擁擠着許多車輛。孩子的哭聲，大人的怒吼聲，老太婆們咕咕囔囔，扶着拐杖。

老馬受不住這緊張空氣的壓迫，從病榻上起來，冒着寒風，走到門前眺望。

縣長帶着衛兵從南門進來，神情雖然鎮靜，但兩手一直在馬屁股上亂拍。後面跟着一隊馬兵，帶着四十軍的符號。隊長騎在馬上，兩眼放出怒光：「他媽的，棄城潛逃，槍斃！」城門就這樣門閉了。城牆上佈滿機關槍。當老馬轉回臥室時，還看見劉師長帶着幾位軍官在城樓上眺望。

那夜的空氣太緊張了。全城的居民都沒有安睡。時候大概是五點鐘，東方已經放出曙光。街道上一陣亂雜起來，說是大軍業已趕到。

老馬離開病牀，走到門外。城門開了，外面新來的隊伍都雄糾糾地走了進去。在老馬的門旁，只剩了一個年輕的崗兵，和一位年老的伙夫。崗兵立得筆直，面孔同鋼盔一樣的堅實。老伙夫却斜依着牆角打瞌睡。

「同志，你是四十軍嗎？」老馬向崗兵問。

「是，快回去，關門，就要開火！」他尖銳的目光釘在老馬臉上。

老馬剛要轉身，南門外就傳來兩聲信槍。年輕的崗兵即刻把槍托平，目光注視着南門。老伙夫却懶洋洋地打個哈晞。「他媽的，又開火！不管它，睡咱的。」於是機關大砲聲成一團。

槍聲是那樣的密集，只有機關槍和鋼砲還能分別得出來。槍彈像雨一般打到屋上。瓦片像冰雹似地降落地面。天空的流彈爆炸，飛入窗櫺，穿破地板。全樓的人都到樓底下，伏在牆角邊。忽然一個鉅大的聲音震動全樓。李媽慌慌張張跑進來說：「這待怎麼好？後樓倒下半邊！」人們亂望着擁擠着，緊緊拳頭想逃出樓去。「吡叭，吡叭。」的流彈在外面響着，大家又退回門裏來。王二怔忡着粗大的身軀，沿着牆根，溜到街房窗口，把窗推開伸出頭去。那個年輕的崗兵立得筆直，緊握著槍，面孔堅硬得像一個銅像。

「回去，窗子門牢！」崗兵揮起粗大的左手。

「他媽的！吃酒！」老伙夫斜靠門框，提著破酒瓶。

進犯的敵人是日寇名將板垣師團。守城戰士是劉師長所轄全師，四十軍的一旅，和縣長新組成的一個混成遊擊旅。這是敵入進攻台兒莊的第一次戰爭。板垣的鋒芒初試，自然要顧一切，向前猛撲。

密集的砲彈把城牆的西北角炸去一半。敵兵開始爬城。劉師長奉命不准退却。他命王團

長率領敢死隊攻佔南門外的土崗，以免歸路被敵人截斷。自己領特務營在西北牆角死守。敵兵向城牆突進，我們的機關槍沉着掃射。彈如雨下，尸如山積。只一晝夜，敵人就有四次衝上城牆。兵士們瞪大了眼睛，咬緊了牙關，揮動大刀，東子們一個個都躺倒城牆上。

二十四日的黎明，敵入下了總攻擊令，先用大砲向城牆的西北角密集轟炸後，便發動大隊向城牆衝鋒。劉師長的特務營握緊白刃，死命搏鬥。至終是大半傷亡，陣線零亂。數百敵兵衝上城頭。在飛機的協助下，用機關槍和鋼砲向我司令部射擊。

劉師長又奉到命令，還是不准退却。

「弟兄們，跟我來，把這些死不盡的賊寇殺光，保守我們本師的光榮！」劉師長高舉戰刀，向着城頭衝去。

叫喊聲音震動天地。整個城頭變成赤色。忽然軍隊退下來了。

「師長陣亡了！」幾個人丟了槍，沒命地向後跑。

「他媽的，上去！爲師長報仇呀！」幾個人高舉白刃，瞪大了憤怒的眼睛。

「不准退，誰退槍斃誰！」幾個軍官向後退士兵揮着大刀。

中國軍隊缺乏獨立作戰能力。主帥一死，潰不成軍。槍械子彈都橫豎地堆滿了街道。士兵向後狂奔，防禦力量完全崩潰。

正在這紛亂的時候，四十軍的督戰隊來了。一面指揮後退的兵士向前應戰。一面分一營

兵在後掩護退却。

機關槍的子彈橫飛在天空裏好像雨點。街道上的死尸橫豎的臥着如同枕木。槍似亂柴般的堆在牆角邊。麵粉一袋一袋的丟到門口，好像做防禦工事的沙麻袋。人們都像吃醉酒一樣，東張西倒，伏在這牆角邊，又爬到那屋下。老太婆全身上下抖成一團，拿着壓麵袖做手杖，扶着牆走不動，手裏還提着一牀破棉花套，死也不放。小孩們跑出門來，看見很熱鬧的，兩隻眼裏露出懼怕和好奇的天真。忽然看見門旁邊血泊裏臥的死尸，緊緊地閉上門，放聲哭。

在這亂雜雜地川流中，羣衆像波浪般地滾下來。縣長就混在這波浪中，歪戴帽子，斜披武裝帶，鈕扣拉去兩個，一隻手裏提着一枝自動盒子槍，後面跟了四個衛兵。他雖然混在這滾動的波浪中，卻不像老百姓們那樣的慌慌張張。他走得比老百姓們快，而且臉上還維持着不可侵犯的尊嚴。

「回去，回去！有槍的回去打着退！」一個督戰隊的排長舉起大刀。

「這是縣長！」衛兵提出抗議。縣長的態度很莊重，似乎沒有聽見。敵人的機關槍，叭叭，叭叭，的響着，子彈噹噹地從頭上飛。

「他媽的，有槍的就得到前面打，這是命令！縣長狗長都不行！」大刀向着縣長的頭頂砸去。倖虧頭偏得快，只在邊擦去了一塊皮。

衛隊把汗衫拉破，給他把頭包好。縣長就同着剛退下來的政訓主任，轉身伏在牆角旁面。這亂雜雜的羣衆，像洪流般地向着南門湧去。南城門本來是半開半閉，現在却叫這洪流衝撞得完全閉了。可是這洪流一直向前湧，像是要把這四寸厚的鐵門撞碎。城門洞堆滿了，堆到大街。大家都亂叫「開門，開門：退後些！」可是誰也都沒命地向前擠。敵人的機關槍，已經向着城門洞射擊了。「閃開！開門！誰不讓路，就槍斃誰！就要開槍！」掩護退却的營長，提着輕機關槍。

「掩護隊傷亡大半，南門崗敵人進攻。再有十分鐘就截斷歸路，全軍覆沒。開門！他媽的，這就開槍！」

機關槍響了，城門洞中間臥倒了三四十人。旁邊的人拼命向兩面擠。營長這才踏着尸身走到門邊，只把東邊的那扇門拉了個半開。

老馬忘了病魔，爬上三層鐘樓，向着城門觀望。年輕的崗兵——是否還是先前那個，看不清楚——依然立得筆直，托平鋼槍，露出一只像鋼盔一般地堅硬面孔，向着後部的軍隊大聲喊著說：

「向東南走，沿着河邊的柳樹！」

「他媽的，這個叫我背子彈，那個叫我抬糧草。我老子酒還沒有吃够，又要退却。他媽

的，好厲害的日本鬼子！不管它吃酒呀！」老伙夫胡言亂語隨着隊伍歪歪斜斜的走。

南門已成了敵人攻擊的目標。最後出來的，是掩護全營退却的排長。

「排副，排副！」排長立在城門的左邊，精神堅定，好像一個戰士的鐵像。

「有！」排副直挺挺地立在排長面前。

「把機關槍給我，我掩護全排退却，你帶着弟兄向東南沿着河邊柳樹走，越快越好！」

「不，排長，我要掩護全排退却。」

「不准胡說，這是命令！」排長把手槍指着他胸口。

全排人就這樣飛也似地向着東南去了，排長跳在一間破屋裏從窗口伸出機關槍，正對着南門。敵兵衝出來了，機關槍一陣叭叭響。敵兵倒下了，約有二十多人。從此就不知道這位抗戰英雄的下落。鐘樓上只剩老馬一人，靜默地爲這掩護全軍退却的戰士祈禱。

二 被圍

二十四日的黎明——一個永遠不能叫人忘記的時候。天公像是動了怒氣，臉上放出黯淡愁雲。把那給人一點暖意的陽光都遮蔽了。凜冽的西北風吹起來，整個縣城在死亡空氣中戰慄着。

我們的抗戰英雄是在早上五點鐘退出的，直到九時才聽見敵人挨戶搜查打門的聲音。教堂裏避難人男女共約七百，除了少數祈禱聲音外，都像木鷄般呆立着，靜候什麼警人的事情降臨。

禮拜堂的大門也「呱呱」響了。老牧師——老馬的岳父——很鎮靜地向着大門走，不時低着頭祈禱。面色微呈蒼白。

「牧師被打了！牧師被打了！」男的亂跑，女的哭泣。幾個避難軍官，沉着面孔，不時到二門觀望。

王二怔從禮拜堂跑到二門，從二門跑回禮拜堂，像是敵兵在他後面追逐似地。額角漲起青筋，面孔泛得紅腫，一看見平素最崇拜的牧師也被打了，兩隻眼睛像小牛似地向外凸出，禮拜堂已不是他心目中的避難所，他非跳出這個陷阱不可。他擰緊了拳頭，大張着嘴，拼命向大門跑。

「啊！呀！王二怔死了！二門口，血，鮮血！一大汪！」這時的教堂真地變成地獄了，一時混亂得簡直叫人沒法子鎮靜下去。

老馬這時只好從病牀上起來，走到二門。見王二怔頭裏腳外臥在門閤上，背上胸前都是血。這顯然是叫刺刀把心窩刺透了。他的心跳動了。他仰起頭來靜望着天空，像是禱祈，像是做最後的決定，終於鎮靜地向着大門走去。門上迎面來了三個鬼兵，把他牢牢抓住。手槍對着胸口，戰刀放在脖子上，眼睛放出兇光，臉孔做出各種侮辱鬼態。

這時的老馬懼怕全消，已經把生命交托給上帝了。面孔變得鎮靜而莊嚴，臉上露出和藹的微笑，眨眨眼睛，招招手，表示歡迎他們到客廳裏坐。他們把老馬的身上搜查了一番，這才托槍提刀，簇簇擁擁像壓送着槍決的死囚，進了客廳。

這三個敵兵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，腰細，肩闊。面貌健壯，精神雄武，身材也相當的高大。脅下佩着細長戰刀，腰中束着精製皮帶。筆直的身體，軒昂面孔，脚下厚大的皮靴，放出沉重的聲音。

「姑娘，花姑娘！我們槍林彈雨，苦極。給我們！」日兵寫在紙上，瞪大眼睛望着老馬。

「快！刀！」另一個把戰刀舉起。

「此地是耶穌的福音堂！此處不准有無禮的行動！」老馬很莊嚴地寫在紙上。

「不成，快交！」刀又架在脖子上。

「貴國的武士道講些什麼？」

「俠義精神！」

「俠義精神何能侮辱良家婦女？而且在神佛面前！」

幾個日兵彼此望了一會，哈哈鼓掌！又寫：「請帶我們到教堂參觀！」

老馬帶他們走着，告訴婦女們快快躲藏。日兵神飛眉舞，表示自己是戰勝國的常勝將軍。婦女們像老鼠見了貓，亂竄亂藏；可是從窗縫又伸出眼睛來觀望。幾個年輕漂亮衣服齊整的少婦，從門口伸出眯眯的臉。石連長，是全城的娼妓頭，漫長的臉，細弱腰肢，整齊乾淨。只因爲梅毒的緣故，面孔削瘦枯黃。她已立在門旁表示歡迎，但看見老馬便立刻板起面孔。這到使老馬腦中泛上了兩幅畫圖——粗笨愚頑鄉間丈夫和英武魁偉的日本戰士！

老馬的地獄生活從此開始——手槍，刺刀，姑娘，金錢！只要大門一響，他的生命就從心窩跳到日本人的槍口——其實殺個中國人就等於殺隻雞；他胃裏的飯也得完全吐出來，全身發抖。但刀槍真臨到身上，也就鎮靜下去了。

全教堂的人，就這樣的苦熬了十天。忽然接到日軍司令部的信，說是教堂裏不准再收容婦女，否則盡行充作營妓。因爲凡沒有到教堂的婦女都死散逃亡——許多的水井都填滿了死屍。剩下的少婦都已充做營妓，卽六十多歲的老媽也少有不受侮辱的。我們在這樣的威迫下，也只得應允。鬼軍官左藤親率獸兵，把教堂大門上貼了一張紙：「出入無用者禁止」。他是矮矮身材，寬寬肩頭，兩縷仁丹鬚，一對兇狠眼睛。看樣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到教堂

裏觀望了好大一會兒。

時候將近黃昏，忽然像鬼一樣溜進一個婦人來。頭上蒙着黑布，臉上塗着鍋灰，啞啞的聲音，紅紅的眼睛，伏在老面前低聲說「救命」。

這時老馬的心緒真是一片片的碎了。留之既不可，逐之又不忍。只得據實相告，說：「我們不能因為你一個人影響到全院的生命。」她什麼話都不說，只是伏在地上涕泣。老馬眼裏也滿了憤恨的熱淚，把婦人拉起來，安慰她說：「你已經是這樣大的年齡，還怕什麼？來，讓我送你去吧。」

「送我到什麼地方去？」她驚望着老馬。

「到你家去。」

「我沒有家了！」

老馬就這樣把她送出去了。一出大門，便闖上十幾個獸兵，把她的頭布拉下，露出了十七八歲少女的嬌柔面孔。原來這就是二怔的妹妹——全城之花。只因哥哥死了，她沒有敢到教堂裏來。弟弟爲着保護她，也叫敵人殺了。老馬的兩臂早被敵兵挾緊，胸前頸上都是尖銳刺刀，只二含目恨，怔怔地望着這位可憐的少女。她在獸兵的懷抱中拼命掙扎，回頭望着老馬，面色變得蒼白。

已是下半夜了，南關外傳來密集槍聲。槍聲過去，教堂大門「咚咚」亂響。老馬從夢裏